



国家文物局
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著作系列 - 01



南海考古

资料整理与述评

范伊然◎编著

科学出版社



国家文物局

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系列 - 01



南海考古

资料整理与述评

范伊然 ◎ 编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容简介

中国南海疆域辽阔,不仅蕴藏着十分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拥有十分丰富的人文资源。目前南海文化遗存方面的研究工作相对滞后,有关历史、人文以及自然地理等相关资料极其匮乏、零散。在这一背景下,本书搜集了南海诸岛的历史文献及相关档案、考古发现与调查、国内外相关研究资料,并初步整理分析、述评,为下一步南海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

本书适合于从事考古、海洋、历史、人类学以及相关学科的学者和师生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海考古资料整理与述评/范伊然编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3

ISBN 978-7-03-037878-1

I. ①南… II. ①范… III. ①南海诸岛—考古发现—资料—汇编
IV. ①K87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30904号

责任编辑:孙莉 雷英/责任校对:陈玉凤
责任印制:赵德静/装帧设计:北京美光设计制版有限公司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3年6月第 一 版 开本:889×1194 1/16

2013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3 1/2

字数:371 000

定价:22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序言

我国辽阔的南海海疆上，由珊瑚礁构成的岛、礁、滩、沙和暗沙星罗棋布，它们分属于西沙、东沙、中沙和南沙四大群岛。这些岛、礁、滩、沙和暗沙，统称为南海诸岛。

南海诸岛及其周边海域蕴含的历史文化遗产，是我国水下文化遗产最为宝贵的组成之一。据统计，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中仅在西沙群岛海域发现的水下文物遗存点就多达52处，占全国已确认水下文化遗产数量的三分之一，年代涵盖了宋、元、明、清和近现代。更值得一提的是岛礁文物，具有更为突出的政治意义和研究价值。例如被我国渔民称“圆峙”、“圆岛”的甘泉岛，1974年，考古人员在此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了唐宋时期居民的生活遗迹，这是我国先民最早在此居住的珍贵实物资料。1996年，考古人员在此树立了南中国海第一块文物保护碑“西沙甘泉岛唐宋遗址”石碑，2006年，该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量的古代文献和考古实物资料记载和证明了中国人民最早发现、开发和经营南海诸岛的历史。在2000多年的古代历史文明长河中，这一史实均未曾受到过周边邻国的质疑，也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常识。但是，19世纪末期以来，西方列强和东方新兴起的日本等国觊觎南海诸岛在东西方海运中的交通枢纽地位，在伺机瓜分中国内地领土的同时，挑起了南沙诸岛主权的纷争。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精神，南海诸岛本应毫无疑问地归还中国，但是，西方列强，尤其是法国等国家，出于一己之私，别有用心地拉拢一些国家，继续挑动南海主权争端。尤其是近十几年来，由于南海地区发现了大量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伴随着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巨大诱惑，南海诸岛主权争议愈演愈烈。如今的中国南海已经成为一个敏感的地带，一些国家不顾南海为中国领海的事实，纷纷染指其间。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至20世纪末，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先后出兵南沙岛礁达40多个。据外电报道，有的国家还拼凑起所谓的文物展览来宣扬其非法主张，使我国的领海主权和国家安全受到严重挑战。

当此之时，搜集南海诸岛的历代文献记录、考古发现与调查、国内外相关研究等资料，并进行整理分析，不仅有助于加深对南海诸岛文物遗存的认知，推动南海诸岛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同时对于宣示我国对南海的主权、向世界证明南沙海疆的归属权，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政治影响。

然而，这不是一件容易做好的事情。原因是由于当前南海诸岛（含西沙、中沙、南沙、东沙）文化遗产方面的实际工作开展得太少，研究工作相对滞后，有关人文、历史、地理、海洋、岛、礁、沙等相关资料极其匮乏，考古方面的材料较为零散，且整理的深度有限。这种状况，既增加了工作的难度，也提示了南海诸岛考古、文献资料整理的迫切性。

本书是在由范伊然同志牵头组织的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科研课题的基础上精编而成的。据我所知，这个课题前后做了三年多。课题的意义，主要在于给研究者和决策者一个综览南海考古和文献资料的视角。在我看来，这个综览的视角，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南海考古的事情，必须要作为一个整体、放在一定的高度去看待，才能看出端倪、掂出份量。如果只是局部地、细节地去观察，那茫茫大海中的几个礁盘、几个破碎的瓷片和几块腐烂的船板，很可能会被人看得一文不值，或者是把人看得稀里糊涂。因此，课题的难度就在于如何去设计这个视角，并且达到一定的高度。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以往数十年来断断续续、深深浅浅开展的那些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成果犹如一颗颗名贵的珍珠，通过编辑者精巧的设计和编排，成为了材质、色彩、搭配俱佳的风格鲜明的串珠。以我自己的体会，比起撰写自己的科研成果，编辑整理别人的成果，使之贡献于学科建设和基础研究，也还是很考验编辑者的眼光和功底的。

范伊然同志的这本著述，还有一些这样那样的瑕疵。但作为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包括其前身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出版的第一本个人专著，它的意境和追求都是值得肯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水下中心基础和业务建设的一个新成果。因此，我很乐意写下这些将被用作序言的文字，向伊然同志表示祝贺，也请读者诸君更多地关心、支持水下中心的工作。

刘阳光

2013年6月于飞往暹粒的飞机上

目录

序 言

第一章 南海诸岛简史

第一节	南海诸岛的发现与命名	002
第二节	南海诸岛的开发和经营	003
第三节	南海诸岛的行政管辖	004

第二章 南海诸岛考古发现与研究

第一节	西沙群岛考古发现	008
一	地理位置与生态环境	008
二	考古工作	008
(一)	20世纪20~50年代：零星发现和局部收集阶段	008
(二)	20世纪70~90年代中期：科学调查与发掘阶段	010
(三)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水下考古阶段	013
第二节	东沙群岛考古发现	018
一	地理位置与生态环境	018
二	考古发现	018
第三节	南沙群岛考古发现	020
一	地理位置与生态环境	020
二	考古发现	020
第四节	南海诸岛考古学研究综述	022
一	文物专题研究回顾	022
二	《更路簿》研究	023
三	出水文物保护研究	023
四	水下考古工作方法探索	024
五	公众考古研究	025
第五节	相关认识	026



第三章 南海诸岛文物遗存

第一节 西沙群岛文物遗存 032

 一 遗物点 032

 （一）岛洲文物点 032

 （二）水下遗物点 035

 （三）沉船遗址 047

 （四）珊瑚石古庙 055

 （五）石碑 057

 二 遗物 058

 （一）陶器 058

 （二）瓷器 062

 （三）铜钱 097

 （四）石制品 097

 （五）金属器 099

 （六）有机质文物 100

第二节 东沙群岛文物遗存 101

 一 遗物点 101

 二 遗物 101

 （一）陶器 101

 （二）瓷器 102

 （三）铜钱 102

 （四）铁器 102

 （五）方解石 102

第三节 南沙群岛文物遗存 103

 一 遗物点 103

 二 遗物 105

 （一）陶器 105

 （二）瓷器 106



	(三) 铜钱	107
第四节	相关认识	108
一	南海诸岛文物的分布情况	108
二	南海诸岛文物的保存状况	108

第四章 南海航路和古代沉船

第一节	南海航路简要回顾	112
一	秦汉时期的南海航路	112
二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航路	113
三	隋唐时期的航路	113
四	宋元时期的航路	113
五	明清时期的航路	114
第二节	其他国家在南海诸岛及周边海域发掘的古代沉船	115
一	越南相关海域发掘的古代沉船	115
二	马来西亚海域发掘的古代沉船	117
三	印度尼西亚发掘的古代沉船	117
四	泰国湾发现的古代沉船	118
五	菲律宾发现的古代沉船	121

第五章 南海诸岛舆地考释

第一节	西沙群岛地名考释	124
一	群岛志要	124
二	群岛考释	128
第二节	东沙群岛地名考释	129
一	群岛志要	129
二	群岛考释	129
第三节	南沙群岛地名考释	130



一	群岛志要	130
二	群岛考释	144
第四节	中沙群岛地名考释	147
一	群岛志要	147
二	群岛考释	151
 结 语		
一	南海诸岛文物考古90年所取得的主要成绩	154
二	南海诸岛文物考古存在的不足	155
三	思考与建议	156
 附 录		
	1974~1975年西沙群岛文物调查综述	159
参考书目		199
后 记		204

第一章



南海诸岛简史

南海诸岛是我国人民最早发现、命名、开发、经营和记录的，也是我国政府最早进行连续不断行政管辖的，所以南海诸岛的古代史其实就是我国先民逐步发现、认知、开发经营和管辖南海诸岛的历史。

第一节 南海诸岛的发现与命名

南海诸岛是我国人民最早发现并且命名的。

汉武帝元封六年设南海九郡直属中央管辖，为我国南海诸岛主权的管辖奠定了基础。三国吴人万震《南州异物志》记载“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外徼人乘大舶，皆以铁叶叶之。至此关，以磁石不得过”^[1]。“涨海”为“我国古代对包括南海诸岛在内的南中国海之称谓”，“崎头”为“古代对海中的礁屿、浅滩的称呼”，“涨海崎头泛指南海诸岛礁滩”^[2]。这条史料表明，我国人民是最早发现、命名南海诸岛的。

历代文献对南海诸岛均有记载，摘其要如下：

三国时候，东吴万震《南州异物志》对汉代至马来半岛的航程有所记述，他谈到“句稚，去典游八百里，有江口，西南向，东北行。极大崎头，出涨海，中浅而多磁石”^[3]。这里的“涨海”具体指西沙群岛附近海面，也泛指我国广东以南的广袤大海。

西晋郭璞在对《尔雅》的注文中提及“涨海”，曰：“螺大者如斗，出日南涨海中，可以为酒杯。”^[4]（按：今所谓鹦鹉杯者，出南海）。日南是当时中国南面的一个郡，在今越南。日南涨海，即是指自海南岛前往日南所要

经过的西沙群岛及其海面。

西晋裴渊《广州记》记载“珊瑚洲，在（东莞）县南五百里，昔有人于海中捕鱼得珊瑚”^[5]。这里“（东莞）县南五百里”的珊瑚洲，指的是今东沙岛。

南朝沈怀远《南越志》中对涨海也有记载：“江鸥，一名海鸥，在涨海中，随潮上下，常以三月风至，乃还洲屿，颇知风云，若群飞至岸，渡海者以此为候。”^[6]这里的“涨海”泛指南海。

《隋书》记载隋时常骏出使航程经过西沙群岛，“（大业三年）十月。骏等自南海郡乘舟，昼夜二旬，每值便风。至焦石山而过，东南泊陵伽钵拔多洲，西与林邑相对，上有神祠焉”^[7]。这里的“焦石山”的“焦石”即是礁石，即西沙群岛，亦即日后万里石塘附近的红石山。“陵伽钵拔多”即陵山，在今越南归仁的燕子岬。

在唐之前，我国人民对于南海的认识或是将其作为中国之南广袤大海的泛称，或是具体指西沙、东沙等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唐以后，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我国人民对于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的认识加深，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等出现了各自专门的古地名。如“九乳螺洲”、“石塘”、

“长沙”、“千里石塘”、“万里长沙”等。

宋赵汝适《诸蕃志》记载：“海南，汉朱崖、儋耳也……至吉阳，乃海之极，亡复陆涂。外有洲曰乌里、曰苏密、曰吉浪，南对占城，西望真腊，东则千里长沙，万里石床。”^[8]这里的“千里长沙、万里石床”泛指西沙群岛、南沙群岛。

北宋曾公亮《武经总要》记载：“从屯门山，用东风西南行，七日至九乳螺洲，又三日至不劳山，又南三百里至陵山东，其西南至大食、佛师子、天竺诸国，不可计程。”^[9]这里的“九乳螺洲”指的即是西沙群岛。

《宋史》记载宋朝皇帝宋端宗赵昷因逃避元兵追击，曾驻蹕七州洋，“十二月丙子，昷至井澳，飓风坏舟，几溺死，遂成疾。旬余，诸兵士始稍稍来集，死者十四五。丁丑，刘深追昷至七州洋。执俞如珪以归”^[10]。这里的七州洋指的是西沙群岛。

宋赵汝适《诸蕃志序》中记载“汝适被命此来，暇日阅诸蕃图，有所谓石床、长沙之险，交洋、竺屿之限”^[11]。这里将我国与东南亚各国的界限定在“交洋”（交趾洋，今北部湾）与竺屿（今马来西亚半岛东岸以外的海岛）。当时，南海诸岛的中沙、南沙即是“石床、长沙之险”，都是在中国境内^[12]。

到了明清，我国人民对南海诸岛的命名更加清晰。如：

明《郑和航海图》中所绘“万生石塘屿”，即指今南沙群岛。

明正德年唐胄《琼台志》记载：“琼筦古志云：外匝大海，接乌里苏密吉浪之州，南则占城，西则真腊、交趾，东则千里长沙、万里石塘，北至雷州、徐闻。”这里的“千里长沙”、“万里石塘”指的是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

明王佐《琼台外纪》记载：“（万）州东长沙、石塘，环海之地，每遇铁飓携潮，漫屋滄田，则厉害中于民矣。”这里的“长沙”、“石塘”指的南海诸岛的中沙和西沙群岛^[13]。

清代郝玉麟《广东通志》记载万州辖治“千里长沙、万里石塘”，“琼以海为界，地饶食货，黎峒介峙，郡邑环之……万州三曲水环，泮宫六连，山障州治，千里长沙、万里石塘，烟波隐见”^[14]。这里的“千里长沙”、“万里石塘”即指南海诸岛的中沙群岛、西沙群岛。

我国史料中对于南海诸岛的记载不胜枚举，证明我国是最早发现并最早对南海诸岛命名的。而南海周边国家对南海诸岛几乎一无所知，既没有其先民在南海活动的历史依据，也没有其先民发现命名南海诸岛的确凿证据。

第二节 南海诸岛的开发和经营

受造船技术、文化及国力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在古代，主要是我国人民在开发、经营南海诸岛。

我国人民在南海诸岛上居住和开发的历史很古老。《异物志》中记载，南海诸岛产有海

龟和玳瑁。

晋裴渊《广州记》对中国人民在南海诸岛的捕鱼有所记述：“珊瑚洲，在（东莞）县南五百里，昔有人于海中捕鱼得珊瑚。”^[15]这里的“珊瑚洲”，上文已述为东沙岛。

由于南海诸岛地处偏僻，明清以前我国史料中对于我国人民在南海诸岛岛礁上的生活记载较少，但是在甘泉岛上发现的唐宋时期考古文化堆积表明我国人民曾长期在南海诸岛上居住。

到了明清时期，海南岛渔民到西沙、南沙群岛进行捕捞的人数逐渐增加，活动的范围也日益扩大。除了捕捞海产之外，还在岛上种植树木，开垦旱地，开发西沙、南沙群岛。

南海诸岛现在保存着不少明清时期的珊瑚庙，清代南海渔民留下的房屋、水井、椰树等，还有渔民的坟墓。例如在北二子岛有两座古碑，其一载“同治二年翁文芹”，另一载“同治十三年吴口口”，可见该岛早已成为我国人民生息居住死葬之所。

《更路簿》更是我国渔民开发南海诸岛的有力证据。《更路簿》至迟在明代就已经出现，它是我国渔民的航海指南，记载了渔民从海南岛文昌县的清澜港或琼海潭门港起航，到

西沙、南沙各岛礁的航向和航程。现存《更路簿》记载，我国渔民在每年冬季11~12月（阴历）乘东北风南下，先至西沙群岛，有些船只留下生产、捕捞。另一些船停泊一二日后，继续前往南沙群岛。经过冬春二季大约半年时间的捕捞作业，至第二年的清明谷雨期间乘西南风北返。当时渔民在南沙群岛的最佳航线有三条，在双子群礁分路，第一条往东到半月礁、蓬勃礁、舰长礁一带，第二条往南到南通礁、南屏礁一带，第三条往西到南威岛、日积礁一带。除了捕捞作业，我国渔民还在西沙、南沙群岛部分岛礁上住岛生产。每年5~11月，南海台风频繁，设备简陋的小渔船难以长期坚持海上作业。因此，不少渔民居住于岛上，待天气好再出海作业。清末以后，我国渔民住岛的人数逐年增多，西沙、南沙群岛凡具住人条件（有淡水、柴草等）的岛屿几乎都有我国渔民^[16]。

第三节 南海诸岛的行政管辖

南海及南海诸岛是中国的国土、疆域，19世纪末之前，贯穿整个古代史，其他周边国家对这一问题均未曾有过质疑。

自古以来，海军巡视无疑是行政管辖、主权宣示的有力手段之一。早在三国时期，孙吴政权的中郎将康泰与宣化从事朱应奉派到南海巡游，到达扶南（今柬埔寨）等国，回来著《扶南传》，其中提及“涨海中，倒珊瑚洲，洲底有盘石，珊瑚生其上也”^[17]。这是我国对西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的第一次政府巡视行为，也是现存记载中世界上最早对这一区域的政府巡视行为。

南朝刘宋谢灵运《武帝诛》记载刘宋武帝刘裕对卢循的征伐，其中谈到武帝“虎骑鹜隰，舟师涨海”^[18]，即是刘宋武帝率领海军在包括南海诸岛在内的南中国海与卢循战斗，这说明西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在东晋时期已在我国海军巡辖之下。

到了宋代，我国史料中明确地将西沙群岛纳入政府管辖。宋义大初《琼管志》记载“吉阳，地多高山……东则千里长沙，万里石塘，上下渺茫，千里一色，舟舶往来，飞鸟附其颠颈而不惊”^[19]，“琼管”即琼管安抚督监。从这条史料可以看出，“千里长沙、万里石塘”是宋朝广

南西路琼管吉阳军的海疆之一。

宋太祖赵匡胤在开宝四年（971年）平定南汉政权后，建立了军事管区，派军队驻守，并建立了巡海水师，巡管南海海面。在曾公亮的《武经总要》中有记载，“广州南海郡，即古百粤也……（本朝）置巡海水师营垒……从屯门山，用东风西南行，七日至九乳螺州……”^[20]这里的“九乳螺州”即是西沙群岛，是宋代巡海水师所到的地点。由内地去西沙群岛的航线是当时中、西贸易的航线，特别是在增设泉州市舶司后，贸易更加频繁，巡海水师的巡海行为更是起到保护贸易的效果。在宋仁宗庆历年间，更“招收广南巡海水军，予以旗鼓训练，备战守之役”^[21]。

而宋代舆图《诸番图》对当时中国南海的海疆边界也有所记载，“汝适被命此来，暇日阅诸蕃图，有所谓石床、长沙之险，交洋、竺屿之限”^[22]。把当时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界限定在交洋（交趾洋，今北部湾）与竺（今马来西亚半岛东岸的海岛），当时，南海诸岛的中沙和南沙，都在中国界限以内。

元代，最显著的南海诸岛主权证明是科学家郭守敬在西沙群岛上进行天文测量的记载。

“于是太史郭守敬者，出其所创简仪、仰仪及诸仪表……而又当时四海测景之所凡二十有七，东极高丽，西至滇池，南逾朱崖，北尽铁勒，是亦古人所未及为者也”^[23]。《元史》记载的郭守敬当时四海测验“南逾朱崖”，即在海南岛以南的西沙群岛。而元代的版图更是将南海诸岛列入版图并区分为4个岛群。由此可见，元代疆域不仅包括南海诸岛，而且还派出官员到西沙群岛测绘并建立天文据点，行使主

权管辖。

明清两代，我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行使显著表现在水师巡防以及政府地图绘制上。明代黄佐《广东通志》记载“海寇，有三鹿，掇巡海备倭冠军以守之，春末夏初，风迅之时，督发兵船出海防御”^[24]。而清代胡端书的《万州志》则记载明初派海军前往暹罗等国并抚护贡献来京的事，当时南海诸岛各群岛均在明朝海军的巡辖之列。文载“宣德四年，钦差内官俞端调本卫百户项贵，统精锐军，往暹罗等国公干。外番贡献，向如暹罗、占城、满刺加诸国，道经琼州，遣指挥千百户镇抚护至京”^[25]。

清代阮元的《广东通志》记载：“长沙海、石塘海，在城东海外。古志云万州有长沙海石塘海，然俱在外洋，莫考其实”^[26]，表明万州所辖有“千里长沙、万里石塘”。

清代《泉州府志》记载广东水师副将吴陞巡治“七州洋”，“吴陞，字源泽，同安人，本姓黄……擢广事副将，调琼州。自琼崖，历铜鼓，经七州洋，四更沙，周遭三千里，躬自巡视，地方宁谧”^[27]。

列入行政版图，也是宣示国家管辖的手段之一。清代有大量的官方地图已经将南海诸岛纳入其中。如1709年《大清中外天下全图》中绘有“万里长沙”和“万里石塘”。“万里长沙”指东沙和西沙群岛，“万里石塘”指中沙和南沙群岛。1724年的《清直省分图》，1755年前的《皇清各直省分图》，1767年的《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1767年后的《大清万年一统全图》，1810年的《大清万年一统地理全图》等对于南海诸岛的各群岛均有绘制。

注释

- [1]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九八八《药部五》,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第4372页上栏。
- [2] 韩振华主编:《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2页。
- [3] 《太平御览》卷七九〇《四夷部十一》,第3501页上栏。
- [4] (晋)郭璞注:《尔雅》,《丛书集成初编》(据五雅本影印),中华书局,1985年,第116页。
- [5] (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七《岭南道一》,中华书局,2007年,第3019页。
- [6] (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九十二《鸟部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第1607页。
- [7] (唐)魏征等:《隋书》卷八二《南蛮传·赤土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3年,第1834页。
- [8] (宋)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中华书局,2000年,第216页。
- [9] (宋)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二十《广南东路》,《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三二·兵家类》,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726册,第574页下栏。
- [10]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七《瀛国公二王附》,中华书局点校本,1985年,第943、944页。
- [11] 《诸蕃志校释·赵汝适序》,第1页。
- [12] 韩振华主编:《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39页。
- [13] 韩振华主编:《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50页。
- [14] (清)郝玉麟修:《广东通志》卷四《琼州府》,《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三二〇·地理类》,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562册,第176页下栏、第177页上栏。
- [15] 《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七《岭南道一》,第3019页。
- [16] 广东省地名委员会:《南海诸岛地名资料汇编》,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87年,第62页。
- [17] 《太平御览》卷六九《地部三四》,第327页上栏。
- [18] 《艺文类聚》卷十三《帝王部三》,第256页。
- [19]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二七《广南西路》,中华书局影印本,1992年,第3622页。
- [20] 《武经总要前集》卷二十《广南东路》,《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三二·兵家类》,726册,第574页下栏。
- [21] (清)明谊修:《琼州府志》卷十八上《海黎志一·海防》,《中国方志丛书·广东省·琼州府志(一)》,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47册,第410页上栏。
- [22] 《诸蕃志校释·赵汝适序》,第1页。
- [23] (明)宋濂等:《元史》卷四八《天文志一》,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第989、990页。
- [24] (明)黄佐:《广东通志》卷六六《外志三·夷情上》。
- [25] (清)胡端书:《万州志》卷四《海防略·边海外国》,广东省中山图书馆据道光八年崇圣祠藏版复制,1958年,第6a、6b页。
- [26] (清)阮元修:《广东通志》卷一一二《山川略十三·琼州府·万州》,《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671册,第504页上栏。
- [27] (清)怀荫布修:《泉州府志》卷五十六《国朝武迹》,泉州泉山书社据清同治九年刻本再版,1928年,第43b~44a页。

第二章



南海诸岛考古发现与研究

南海诸岛古代遗物的发现始于20世纪20年代，70年代其考古工作才步入有目的、有计划科学调查与发掘阶段，这一阶段尚以陆地调查、发掘为主；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海峡两岸的考古学家都曾在南海诸岛进行过比较系统和科学的调查、试掘工作；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水下考古学的调查、发掘等方法才陆续被引入进来。

迄今为止，中国南海诸岛的考古工作以西沙群岛开展得最为充分，其次是东沙群岛，南沙群岛仅在部分岛屿进行了初步工作，中沙群岛的工作尚未开展。究其原因，一方面与自然地理条件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政治因素有关。南海诸岛的考古、调查工作可以依据工作环境大体分为岛洲考古和水下考古两类，其中前者主要是针对南海诸岛地上、地表及地下文物的工作，后者则主要是针对南海诸岛礁盘、潟湖及周边其他海域内水下文物遗存的工作。下面将对20世纪20年代以来南海诸岛的文物发现、搜集及考古调查、发掘等工作进行系统的梳理。

第一节 西沙群岛考古发现

一 地理位置与生态环境

西沙群岛是南海诸岛的一部分，位于南海的西北部，东经 $110^{\circ}42' \sim 113^{\circ}08'$ ，北纬 $15^{\circ}42' \sim 17^{\circ}15'$ 。含10个干出礁，由相距42海里的宣德、永乐两个群岛组成，包括29座岛屿，其中宣德群岛的永兴岛面积最大，为西沙的主岛。西沙群岛总面积约10平方公里，海域50余万平方公里，北距海南岛榆林港180海里（图2-1-1）。

西沙群岛地处热带中部，属热带季风气候，炎热湿润，但无酷暑。以永兴岛为例，极端高温 34.9°C ，极端低温 15.3°C ，年平均气温 26.5°C 。年降雨量1505毫米。西沙群岛是最易受台风侵袭的地区。

此外，西沙群岛还是中国著名的渔场之一。海域宽阔，岛礁星罗棋布，海产十分丰富，珍贵品种较多，每年吸引大批各地渔民来

岛捕捞作业^[1]。

1947年广东省政府管辖西沙，1949年南越政府占领西沙，至20世纪70年代才再收回，1988年划归海南省管辖。

二 考古工作

相对而言，西沙群岛是南海诸岛目前考古工作开展得较为充分的一个地方。从20世纪20年代零星遗物的发现，到现今的水下考古，西沙群岛的考古工作大致经历了零星发现和局部收集、科学调查与发掘和水下考古三个阶段。

（一）20世纪20～50年代： 零星发现和局部收集阶段

西沙群岛近世的古代遗物发现始于20世纪20年代。“1920年日本渔民在西沙群岛珊瑚礁发现了大量古钱币，其中年代最早的是王莽钱，年代